

# CHANTS DE MALDOROR

## 马尔多罗之歌

(全译本)

[法]洛特雷阿蒙 著  
车 槿 山 译



(豫)新登字 01 号

**马尔多罗之歌**

(法)洛特雷阿蒙 著 车槿山 译

责任编辑 刘玉军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东方制图印刷广告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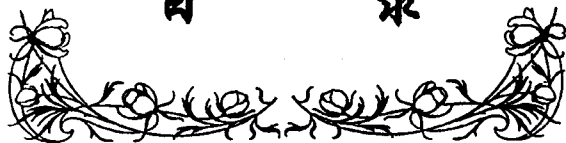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4600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7-215-03469-0/I·483 定价:7.30 元

# 目 录



洛特雷阿蒙和《马尔多罗之歌》  
(代译序) ..... (1)

马尔多罗之歌

第一支歌 ..... (30)

第二支歌 ..... (64)

第三支歌 ..... (116)

第四支歌 ..... (142)

第五支歌 ..... (172)

第六支歌 ..... (203)

# 洛特雷阿蒙和《马尔多罗之歌》

## (代译序)

车槿山

对中国读者来说，洛特雷阿蒙和他的长篇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似乎还很陌生，我们准备在这里较为详尽地介绍一下诗人和他的作品，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一点分析和评论。

### 1

一位法国作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写道：洛特雷阿蒙和我们是同时代人，但我们对他的了解比对荷马、苏格拉底或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的了解还要少。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取得的进展却相当可怜，以下便是人们今天掌握的有关他的全部生平资料。

洛特雷阿蒙真名是伊齐多尔·吕西安·

迪卡斯，1846年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父母是法国移民，在他出生前两个月正式结婚。母亲在他不满两岁时去世，死因不明，有人说是自杀。父亲是法国总领事馆职员，后来被任命为领事馆一等主事，退休后住在当地一家豪华饭店中，以80岁高龄去世，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传给了他的侄儿和侄女。

洛特雷阿蒙童年时，乌拉圭正处在与阿根廷的战争中，蒙得维的亚被围长达10年，并且轮番遭到叛乱、抢劫、饥荒、瘟疫的折磨。不过在此之后，这座城市却飞快地繁荣起来，被称作“南美的瑞士”，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我们今天已无从知道了。一般估计，由于他父亲的身分，他应该是避免了各种灾难的。当然，幼年即失去母爱，而且我们知道他和父亲的关系相当紧张，这肯定对他的思想和性格具有重要的影响。另外，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回忆说，他是一个大胆、淘气、爱吵闹、让人讨厌的孩子，整天在大街上惹事。这是关于他的童年的唯一描述，其真实性无法确定。

洛特雷阿蒙在1859年像许多法国移民的孩子一样被送回国内学习，作为寄宿生进入南方的塔布中学。他入学时学业晚了两年，但进步十分明显，学校的获奖名单显示他的拉丁语、法语、数学、绘画等课程都曾获奖，四年级结束（即初中毕业）时取得优胜一等奖的好成绩。他在塔布中学有一个名叫乔治·达泽的同学，显然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其名在《诗》的一长串受献者中排第一，并多次出现在《马尔多罗之

歌》第一支歌的第一个版本中，但到了第三个版本却被换成了章鱼、蛤蟆、疥癣之类的动物。达泽死于1921年，当时以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刚刚重新发掘出洛特雷阿蒙，正在为他大吹大擂。当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听到了他们以为早已不在世的达泽去世的消息时，真是懊悔不迭，他们差一点就能通过这个达泽了解到诗人的生活秘密了，这也给文学史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洛特雷阿蒙于1862年8月离开塔布中学，1863年10月进入波城中学修辞班，这意味着他实际上跳了两级，估计他在私立学校学习过一年的速成课程。他在波城中学的成绩似乎不大理想，中学毕业会考他或者是没参加，或者是不及格，总之没有档案表明他取得过业士学位，也没有档案表明他在任何一所大学注册。他在波城中学的一个叫莱斯佩的同学曾接受采访，回忆过这个修辞班和洛特雷阿蒙，说他高个子，白皮肤，长头发，嗓音刺耳，性格内向，有点疯疯癫癫，且患有严重的偏头痛，在文学、数学、博物学及游泳等方面表现出才华。不过，莱斯佩回忆这些时已是81岁的老人，已有62年没见过洛特雷阿蒙，而且他的回忆在内容上有一些矛盾之处；所以一般都认为不甚可靠。从《马尔多罗之歌》看，洛特雷阿蒙在这几年的中学生涯中大概感到相当压抑。

1867年5月，他曾获得护照去过蒙得维的亚，这次旅行的目的可能是说服父亲给他一笔生活费，使他可以尝试文学创作。他在三个月后回国，随即来到巴黎，住在离林荫大道不远的一家旅馆中，以后多次换过住宿的旅馆，但都在附近。

这一地区在当时是有钱人的旅游中心，他下榻的旅馆也应该是一个较为高级的旅馆，所以他的生活大概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拮据，他父亲委托一个银行家按月给他的生活费估计还是相当充裕的，而且他还有一笔备用款，后来就是用这笔钱出版了《马尔多罗之歌》。此时的洛特雷阿蒙大约是古今中外成千上万怀有文学梦想的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当夜阑人静，一个渴望荣誉的年轻人，在六层楼上，伏在书桌前，听见一阵不知发自哪儿的声响。他向四处转动他那因沉思和满是灰尘的手稿而昏昏欲睡的脑袋。”《马尔多罗之歌》中的这段描述和一个名叫热农索的出版商在洛特雷阿蒙死后 20 年自称经过调查提供的情况基本吻合：“他是一个高个儿小伙子，褐发，无须，神经质，循规蹈矩，刻苦勤勉。他只在夜晚才坐在钢琴前写作。他大声朗读，锻造语句，弹奏和弦，这种写作方法使旅馆中的住户感到绝望。”除此之外，我们对他在巴黎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似乎十分孤独，既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女朋友，只和他的银行家和出版商来往，而且似乎深居简出，他在给银行家的信中写道：“我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待在我的房间里。”

洛特雷阿蒙于 1870 年 11 月 24 日清晨去世，年仅 24 岁，死亡证上非常奇怪地没有提及死因，作为证人签名的是旅馆的老板和一个服务员，这和他父亲在近 20 年后死于蒙得维的亚的情景一模一样，在死亡证上签名的证人也是饭店的老板和一个服务员。洛特雷阿蒙去世时正是普法战争时期，法国军队节节败退，巴黎就像当年的蒙得维的亚一样也是一座围

城，陷于饥荒，政治动荡，第二帝国垮台，几个月后即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因此，他的死给人以多种猜测，有人说他是死于高烧，另有人说他是死于吸毒，还有人说他是被秘密警察暗杀。上述这些说法今天都得不到证实，所以他的死也就同他母亲的死一样成了永久之谜。他的尸体第二天便被埋葬在一个临时出让的墓地，两个月后在同一墓地中迁移过一次，以后这块墓地被市政府收回改作他用，无人认领的尸体被扔入公共墓坑。诗人自己似乎预见到了这种结局，他在诗中写道：“我知道我将彻底毁灭。”洛特雷阿蒙留下的文字除了《马尔多罗之歌》外就只有两册薄薄的、总题为《诗》的散文片断以及六封短信。

## 2

《马尔多罗之歌》第一支歌在1868年8月出版发行，但没署名。年底，洛特雷阿蒙又将改动过的第一支歌寄往波尔多参加诗歌竞赛，这样第一支歌就再次出现在波尔多诗歌竞赛作品集《灵魂的芳香》中，但仍然没有作者名。

1869年春，他和出版商拉克鲁瓦取得联系，将《马尔多罗之歌》全书交他出版并预付了部分款。这对作者来说是巨大成功，因为拉克鲁瓦—韦尔博科旺国际书局很有威望，在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都有业务，曾出版过雨果、左拉、欧仁·苏等名作家的作品。拉克鲁瓦糊里糊涂地读都没读便把书稿送到布鲁塞尔的印刷厂付印，1869年夏成书，然而当他看到了印出的书后，却被内容的大胆吓坏了，拒绝发



行。于是，洛特雷阿蒙便与韦尔博科旺单独联系售书事宜，从现存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尽管如此，这些书却继续堆在印刷厂书库中，作者生前没能看到发行，只收到了20来本样书。在这个版本中，第一支歌又有了很大的改动。因出版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而在布鲁塞尔避难的出版商普莱马拉西那时正专注于法国的禁书，他发行的《法国禁止出版物公报》上登载过《马尔多罗之歌》出版的消息，第一次写出了作者的笔名洛特雷阿蒙伯爵，同时注明出版商拒绝发行。这些存书在1874年被布鲁塞尔的另一个书商买下，换了封面后在书店销售，但没有获得商业成功。

1870年4月和6月，洛特雷阿蒙又在出版第一支歌的出版商那里发表了两册《诗》，这次署名是伊齐多尔·迪卡斯。现在有一些版本喜欢给《诗》加上副标题“一本未来之书的序言”，这是因为洛特雷阿蒙在2月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准备3月初再让拉克鲁瓦出一本新书，他在这本书中修改了拉马丁、雨果、缪塞、拜伦、波德莱尔等人的诗句，以及他自己原先那本书中写得最差的六节诗；他在3月的一封信中也谈到这本书将在四五个月后完成，但他想先把已印好的60页的序言部分寄给他父亲。然而，也有人认为这两册《诗》并不是这里谈到的序言，事实上，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内容、长度等都不尽吻合，而且在《诗》的献辞中，作者明确说明这是他今后将继续写作的系列散文片断的第一批。1870年版的两册《诗》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了下来，布勒东于1919年在他和苏波、阿拉贡等人创办的《文学》杂志上将其重新发

表后才为世人所了解。

洛特雷阿蒙在《马尔多罗之歌》中骄傲地写道：“19世纪的末叶将看到它的诗人。”然而，19世纪的末叶虽然产生了它的重要诗人，却并没意识到他的重要，这正如纪德所说：“他在19世纪全然没有影响，但他和兰波一起，也许还超过兰波，却成为明日文学的大师。”诗人和他的作品默默无闻地等了整整50年才在一次大战后超现实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席卷欧洲时被人们重新发现，重新认识。超现实主义诗人高举起洛特雷阿蒙的大旗来反对一切，称他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授精者”。这些天真可爱的超现实主义者曾在1921年聚在一起，极其严肃地给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古今各国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等名人打分，以便建立一种评价标准，确定每人应受的赞扬，结果洛特雷阿蒙名列第五（前四名依次是布勒东、苏波、卓别林、兰波）。此事虽然近乎荒唐，但我们却可以从看出洛特雷阿蒙在超现实主义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从此，洛特雷阿蒙和他的作品受到了和以前的冷落一样难以置信的赞誉。纪德说，读《马尔多罗之歌》使他对自己写的东西感到羞愧；阿拉贡说，只要略微品尝一下《马尔多罗之歌》，一切诗歌即变得有点乏味；法国当代著名诗人蓬热则说得更为形象，也更为准确：“打开洛特雷阿蒙，整个文学便像一把雨伞般翻转过来；合上他，一切又立即恢复正常。”确实，《马尔多罗之歌》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复杂性和极端性，十分难读，但几乎每一个与文学打交道的人不仅读过，而且还都或多或少写过一些评论文字，法国伽利马出版社1970年版《七

星文库》中列出的研究洛特雷阿蒙的专著就达 300 多种，散见于各种杂志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然而，各家的观点五花八门，相差甚远，提出的问题远比解答的多。

### 3

《马尔多罗之歌》采用歌的形式，分成长短不等、或抒情或叙事、表面上并无多大联系的散文小节，这种体裁以及它那偏激的内容，尤其是某些细节很容易让人想到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品。在这种影响研究方面，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开出了包括《圣经》在内的长得惊人的清单，其中我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法国以外的作家有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扬格、拉德克利夫、司各特、拜伦、歌德、密茨凯维奇等，法国方面则有夏多布里昂、瑟南古、拉马丁、大仲马、雨果、奈瓦尔、缪塞、戈蒂耶、波德莱尔等。在《诗》中，洛特雷阿蒙自己都列举了近 100 个作家名，而且还改写了法国著名思想家拉罗什富科、帕斯卡尔、沃维纳格等人的大量格言。另外，“洛特雷阿蒙”这个笔名也来自欧仁·苏的小说《拉特雷奥蒙》，拼写上的微小差别有证据表明是排版错误造成的。拉特雷奥蒙是法国历史上诺曼底地区的一个封建领主，在苏的笔下，他是一个神秘而可怕的人物，曾长期行善，但生活中的波折和打击使他变得十分残忍，最后走上断头台仍不思悔过。毫无疑问，《马尔多罗之歌》是一部浸透了整个文学史、整个文化史的作品，然而，对它的源泉进行清点，虽然必要，但正如一个批评家所说，这几乎是对我

们的宇宙进行清点。人们指出的来源如此多样、如此矛盾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诗人超越了环绕他的书本，把一切都融进了他那不可替代的独特歌声中，更何况这是一部反传统的作品，文学遗产在其中受到无情的嘲弄，被变形、改造、粉碎，最终成为一片文学废墟。

近年来还有人指出《马尔多罗之歌》中一些陈述科学事实的语句和段落是剽窃，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五支歌开始处对棕鸟飞行的描写，这是“只差一字”地抄袭了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和散文家布丰的《自然史》。洛特雷阿蒙在《诗》中曾公然宣称“抄袭是必要的”，然而人们却花了近100年的时间才发现这些抄袭，可见它们是多么完美地融进了他的作品，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布丰以强调作家的个人独特风格而著称，他的名言是“风格即人”。在他看来风格是作品中最不可替代、最为重要、最为不朽的部分。而洛特雷阿蒙恰恰是抄袭了他，把他的一些语句和片段自然地揉进自己的作品中，这显然是以一种幽默方式利用最古典、最理性的散文来反对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嘲笑文学传统。

如果谈论洛特雷阿蒙所受的影响，也许更应该研究一下他与他的时代的关系。这个生于围城、死于围城的诗人远不是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在这本书中写道：“就在我写作的时候，新的震颤又穿过思想氛围：必须鼓起勇气正视这些震颤。”确实，他写作的时候正是法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思想界苦苦地寻求彻底摆脱一切束缚的时期，这尤其表现在对基督教和上帝的抨击上。奈瓦尔先于尼采喊出“上帝

死了”，大学生中流行的口号是：“出生不要神父，结婚不要神父，死亡不要神父。”而洛特雷阿蒙则写道：“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会被神父围绕。”可见我们的诗人至少是感到了时代的气息的，他的作品虽然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实际上却回答了一种时代的需要。洛特雷阿蒙死后半年，兰波即在他那两封著名的《通灵人信札》中以蔑视一切的叛逆态度，把诗人的职责、诗歌的功能和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了划时代的诗论，这决不应该是一种纯粹的偶然。

人们经常喜欢把实际上互不相识的洛特雷阿蒙和兰波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实在太相似了。他们基本上是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两人都年轻，几乎还是孩子，都是只身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成为巴黎诗人，但与当时的文坛又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他们都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但这差不多是自学性质的，因此从这些书中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于正统文学界的成见。他们都写出了充满反抗精神的作品，无情地嘲讽了文学教条，却又很快地销声匿迹：一个奇怪地死去，另一个更奇怪地成了庸俗的商人。他们都是等了很久才得到承认，并获得无可比拟的荣誉，但他们的作品直到今天仍让人难以理解，难以评论。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洛特雷阿蒙比兰波更倾向于摧毁，他的作品显出更多的仇恨和疯狂，所以他比兰波更难让人接受。

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时，首先感到的正是这种对诸如上帝、人类、家庭、爱情、道德等一切组成社会生活的事物

的绝望而悲壮的反抗，以及一种按照自己的愿望创建一个新世界的努力，而这正是那个时代共有的思考。这个全新的世界当然只能通过一种全新的语言来达到，正是在这一背景上，他们才选择或者说创造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散文诗，因为如一个法国学者指出的，散文诗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一种反文学的产物。也许这两个年轻的诗人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洛特雷阿蒙在《诗》中似乎否定了《马尔多罗之歌》，兰波则确实否定了《彩图集》（在哈勒尔，当有人试图与兰波谈论他少年时代的诗作时，他回答说：“可笑！荒唐！恶心！”），但他们留下的作品却改变了诗歌发展的方向，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散文诗在20世纪法国诗坛上所占的地位就清楚了。

## 4

《马尔多罗之歌》显然是一首恶的颂歌。“马尔多罗”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在法语中可以让人联想到“黎明之恶”、“青春之苦”等多种意义，还有人说这是一个极其鲜为人知的魔鬼名。在这部作品中，他确实是恶的化身，无恶不作：攻击上帝，滥杀无辜，破坏家庭，摧残儿童，践踏道德。他甚至修建了一个矿坑来养殖虱子，让它们向人类开战：“如果虱子覆盖地球如同沙砾覆盖海滨，那人类将为可怕的痛苦所折磨，将会被歼灭。这是什么样的景象！我将展开天使的翅膀，停在空中观望。”上帝虽然有时也具有和马尔多罗一样的力量和狡猾，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一个丑陋、卑鄙、放荡的家伙，

甚至嫖妓，酗酒，吃人，在与马尔多罗的战斗中屡遭侮辱。人类的命运比上帝的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始终是上天迫害的对象，命中注定要过一种荒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在这些秘密中犹如一条舱底的鱼般感到窒息。”书中对人类各种丑行的描写彻底粉碎了人的所谓高贵和尊严，例如妻子和母亲吊打男人的那个场面就很典型，连狼都感到恐惧：“那只狼不再像它以前让陶醉的想象力走上一条虚幻的饭菜之路时那样从这个妻子和母亲在春日里共同竖立的绞架下经过。当它看到地平线上这缕被风吹动的黑发时，它非但不鼓起它那迟钝的勇气，反而以无可比拟的速度逃开。是否应该把这种心理现象看成是一种高于哺乳动物的一般本能的智慧呢？我什么也没有证明，甚至什么也没有预言，但我觉得这只动物明白了什么是罪行！当一些人以这种无法形容的方式抛弃理性帝国、只让凶残的报复占据这个被废黜的皇后的位置时，它怎么会不明白呢。”在这本书中，马尔多罗（或者说洛特雷阿蒙）有时也对某些不幸的人表现出怜悯和同情，如对第一支歌中那个名叫淫荡的女人、第二支歌中那个深夜追赶马车的小孩儿和那个阴阳人、第四支歌中那个两栖人等就是这样，但他们恰恰都是作为人类所犯罪行的反衬出现的。他有时甚至对一些理想化的少年还表现出一种爱情（同性恋）倾向，但这些情感运动总是很快就淹没在新的暴力浪潮中，这些少年被带离家庭，却走向了受虐和死亡，第六支歌中的麦尔文是他们的代表。

《马尔多罗之歌》这种内容上的极端是每一个读者都可以

立即感觉到的，也是众多研究者试图解释的。人们指出了各种情结、各种压抑、各种心理挫折和精神病现象，这些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由于作者的生平资料实在太少，我们什么也无法确定，阅读毕竟不是猜谜。

其实，不论是对恶的赞美还是揭露，本身在文学史上并不稀奇，甚至是浪漫主义的传统之一。洛特雷阿蒙这种对恶的偏爱可说是当时的一种文学倾向，他在给出版商的信中也写道：“我像密茨凯维奇、拜伦、弥尔顿、骚塞、缪塞、波德莱尔一样歌唱了恶，当然，我把调子夸张了一点以便创新。”上面的这些诗人都是有感于当时那种触目惊心的恶的表现，不能饶恕造物主那种未使人间成为天堂、未使宇宙成为和谐的失败的创世，因此在一个有罪的世界中自己也感到有罪，在一个造反的社会里自己也造反。但是《马尔多罗之歌》表现出的这种无边无际的深仇大恨、这种对上帝和人类的咒骂之恶毒却是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达到了想象力的极限，造成了全新的印象。另外，作者在这里也不是像他以前的大部分作家一样展开有关善恶的哲学讨论或道德说教，而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对恶的血淋淋场景的如痴如醉的描绘：“有人写作是为了寻求喝彩，他们的心灵凭空想象或天生具有高贵的品格。我却用我的才华描绘残酷的乐趣。”这种火热的激情，这种沸腾的疯狂，这种奇异的恐怖远远超出了善恶二元论的范围：“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们是一回事儿，表明我们疯狂地采用最荒谬的办法来达到无限的热情和枉然？”这和一切真正的诗歌中的情形一样，表明的是人类对忍受自身限制的真



诚的焦虑，是对冲破一切束缚的绝望的渴望，而这一切化成了诗歌的内在动力，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把作品带入永恒的运动中。

因此，六支歌飞速地展开，各种事件接踵而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一切都处在兴奋中，处在变形中，处在施暴、攻击、摧毁的激流中，行动的快乐浸透了全书。当然，这是一种残酷、邪恶的快乐，但同时也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战斗，一种令人尽兴的生活，一种摆脱个人压抑和社会压迫的力量。总之，正是这种“疯狂地采用最荒谬的办法来达到无限的热情和枉然”使得洛特雷阿蒙最终超越了对天地万物的指控，并且超越了那些他在一封信中界定为“自愿变成了小妇人”的、“歌唱烦恼、痛苦、伤感、忧愁、死亡、幽灵、阴暗”的、从总体上说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浪漫派诗人，预示了世界范围内现代文学革命的到来。

## 5

《马尔多罗之歌》仅就长度来讲在散文诗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似乎更像一篇史诗或一篇小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小说正是从中世纪的史诗演变而来），总之像一部叙事作品。作者在第六支歌中也写道：“我希望能迅速地看到我的理论某一天得到某一种文学形式的认可，我相信我在几经摸索之后终于找到了我的确定方式。这是最好的：因为这是小说！”确实，不仅第六支歌，这部作品从头至尾都由一连串的行动所构成，无数的故事雏形都可能发展成一篇完整的、甚